

## 寻觅大自然的生命

丁帆

南京大学的许多教师已经迁居河西的龙江小区，离学校本部约有5公里的路程。

一日，大家在一起神侃，有的说，某某学院的某某人也买了小车了；有的说，某某人又买了摩托车了。我不无揶揄地说：干脆，我们中文系每个教授发一头小毛驴，岂不更贴近自然，我们文科楼旁边就是大操场，让一群毛驴在那里闲庭信步，啃啃青草，岂不是悠哉游哉，几声驴叫亦可作警钟，足以提醒这一帮深居高楼大院里搞人文的学人，切不可忘却这世界上还有大自然和其他物种的存在。只可惜的是，毛驴要吃草，现如今大操场已经换成了全塑胶的草坪和跑道了，就连毛驴拉屎都不易清扫了。

L君却豪迈地说：我已经开始每天步行上班了，一来可

以锻炼身体，二来可以观赏一路的风景。我却不以为然，且不说一路上你要吃上喝上多少汽车尾气，这就够你微醺的了，就是你有那份闲心去欣赏路边那些种在城市大花盆里的花花草草，恐怕也枉然，因为，当你穿行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那些毫无生命的物质森林的时候，那种巨大的压抑感足以使你的灵魂窒息，使你的心灵首先就没有了呼吸，在这个一天天物化了的城池里，我们早已变成了一群游荡在城市里的阿Q，远离大自然、远离生命而习焉不察，失去了与大自然对话与交流的灵性。

前几年，我读了日本学者中野孝次的那本《清贫思想》，很受感动。日本在战后用他们的团队精神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在一个

物质极大丰富的国度里，他们的知识分子在追寻什么样的思想呢？除了崇尚清贫的思想外，就是敬畏大自然。对一切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包括每一株有生命的小草，都抱以无上崇敬的心情。这不是简单的返璞归真，他们是在反思高度物质文明下产生的生活方式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人在巨大的物质与贪欲压迫下，最终会变成连冷血动物都不如的行尸走肉，因为冷血动物最起码还会通过自己原始的劳动，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世界里进行觅食，虽然它们没有情感，但它们的肌体还活着。而人类在一切由电脑替代的时代里，已经逐渐失去了肌体本能的记忆。

我并非是在耸人听闻地为人类描绘一幅可怕前景，而是提醒善良的人们：人类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在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道路。不要以为我们的城市在不断地扩大，就是一个文明的标志；不要以为把一个个中小城市变成了所谓的大城市，把一个个大城市变成所谓的“国际化大都

市”，就标帜着一个城市的光荣。殊不知，当整个地球被钢筋水泥覆盖之时，也就是人类与一切物种同归于尽之日。

就拿我所居住的古城南京而言，她本来就不适合于什么“国际大都市”桂冠，就像穿西装戴瓜皮帽那样的滑稽，我们的城市规划决策者们硬要在紫金山和玄武湖的周围添上几笔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建筑，以显示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决心。然而，南京本来就是一个全国少有的依山傍水、半城半园（或曰半城半乡）的城廓，这才是她的城市特色所在。20世纪的20年代，陈西滢也如朱自清那样写过一篇名为《南京》的散文，开篇就说：“要是有一天我可以自由地到一个地方去读我想读而没有工夫读的书，做我想做而没有工夫做的事，我也许选择南京作长住的地方，虽然北京和杭州我也舍不得抛弃。物质文明的毒实在受得太深了，穷乡僻壤里的小乡村是一定住不来的，无论那里的风景怎样的幽雅。”“也许有人觉得乡村与城市应当划分得清楚：乡村得像乡村，城市得像城

市。可是我爱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明。你转过一个热闹的市集就看得见青青的田亩，走尽一条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你的小园里就望得见龙蟠的钟山，虎踞的石头。你发愤的时候，尽管闭门下帷，不见得会有什么外来的骚扰；你如高兴出门游行，那么夏天有莫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芦荻，鸡鸣寺看山巅的日出，清凉山观江上的落日，还有……许许多多名胜的地方。”的确，倘若南京成为一个与大自然更加亲近的首善之区，不为物质化的摩天大厦包围所动，她将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文化城市之林中自然生态与人文精神融合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惜哉！她在一天天地被钢筋水泥所吞噬。

21 世纪的今天，不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包围农村”了。城市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不但吞噬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把他们当作这部巨大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而且还在不断地蚕食着大自然丰饶的土地与河流，将它们的生命一块一块地销蚀殆尽。城市

这个怪兽，它切断了人类与大自然对话与交流的最后通道，于是，人将不人，城将不城矣。

寻觅自然，走近自然，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对物质化世界保持警惕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再次掀起一个“上山下乡运动”，回归到田园牧歌的世外桃源去生活，物质生活的贫乏，也并不能从根本上遏止人的原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人类不可忘却与大自然的交流与沟通，否则，人类将变成一个孤独者！一个没有品行的植物人！

泰戈尔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以冥想和侍奉神灵的活动，来调整自己的生活，锻炼自己的意识，使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精神意义。大地、水、光、水果和花草等自然万物，对人类而言，并不是有用则用，用完即弃的单纯的物质，而是如同整曲华美的交响乐中的每一个音符，是人类实现自我理想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构成。如果人不能实际感受与自然世界的血缘关系，就好像生活在冰冷的铁窗栅栏的牢狱中一般，只有当

人在生活中发现自然的永恒之灵时，才能觉悟到什么是真正的意义，从被囚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时，人会发现自己沐浴在真理的灵光照耀下，建立起人和万物的统一的天国。”（《沙达娜》）

诚然，泰戈尔的思想里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佛教教义的原旨，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对待自然的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对待大自然是为我所用，一切以人为中心的教义，将大自然看作是一个无生命的客体，是服务于人的物质层面的“器”；而东方的佛教教义却又过分地强调和夸张了大自然的神性，把它作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灵。在两者之间，应作若何选择呢？

我以为这两种思维模式都有偏颇——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上，而不是谁压迫谁的问题。人类在攫取大自然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它的生命的存在，哪怕是一草一木，在杀戮和毁灭他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连一点忏悔的意识都没有，我们还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什么生命的参照呢？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们心中可以没有神明，但是却不可以没有生命意识。只有走近大自然，充分地体验它的生命力，你才有可能不被人类的天敌——物质和物欲所消灭。

2002 年 2 月 2 日  
于紫金山下

